

黑黑白白

一弯月牙儿挂在树梢，显得它很近，又显得树很高。阿金昂起头望望树梢，两手抱住树干，“嗖嗖”地上了树，象是要去摘那月牙儿。不，阿金压根儿没去想那月亮，他眼睛盯着树旁的围墙，还伸手去够它。够到了，扒住了，一个翻身，只听得“咚”地一声，人就翻到墙里头了。

墙里边是阿金他们班级的小园地，种着玉米、蚕豆、向日葵，还种着各色各样的花。在这红花绿叶中，有一座奶油色的小房子。在月光下看，这里就好象是一处童话的世界。

阿金蹑手蹑脚地摸到小房子跟前，伸手就去开门。他把手伸进去，一会儿，便揪出白绒绒的一团；再一会儿，又揪出黑绒绒的一团。啊，是两只小兔子，瞧，

它们睁开眼了，那是红宝石一样的眼睛。

阿金高高地提起小兔子，对着它们恶狠狠地龇了龇牙。今天，就是为了你们，害得我阿金……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在豁嘴上抹了点辣椒油吗？想到辣椒油，阿金忍不住“嘿”的一声乐了。真是，那兔子抹了一嘴辣椒油，又吐舌头又眨巴眼，乱蹦乱跳，着了火似的，真有意思！可是同桌小岚一看到活蹦乱跳的兔子，“呜”一声哭了，引来了



全班同学，他们那大惊小怪的样儿，就好象阿金杀了一个人。中队委周明还揪住阿金沾着辣椒油的手，硬往阿金嘴里送：“你尝尝，别客气！”最后，老师又把阿金叫到办公室，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阿金真不明白，这有啥可批评的。不是测验不及格，也不是打架骂人。可老师就有那么多的话好说：又是没有同情心，又是残酷。还联系起阿金玩“热锅上的蚂蚁”，用烧红的铁丝刺麻雀眼睛。阿金又不明白了：蚂蚁、麻雀、兔子，又不是人，“残酷”什么呢？象小岚他们才叫滑稽呢！给兔子起个名儿：黑黑、白白。他家隔壁的小孩，就叫白白。阿金觉得实在委屈，就对老师分辩了：“它们都是畜生，有什么残酷不残酷？”老师说：“那么你对人呢？上次你把毛毛虫放到小岚辫子上，这是什么行为？……”他越想越生气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就想好了报仇的计划。当他一想到明天，他们发现兔子失踪，会慌得象嘴上抹了辣椒油的兔子，阿金又乐了。

阿金把兔子放在随身带来的破篮子里，拴上绳子，利利索索地顺着树爬下来了。

他走到弄堂口，从铁门后忽地蹿出一个人，夺走了篮子。是邻居阿三，他是中学生，比阿金还胆大，还会玩儿。上次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条小狗，在它尾巴上拴了一挂鞭炮，吓得小狗满弄堂跑。满弄堂的“噼里啪啦”

声，吓得那些老太太小孩满弄堂地躲。不过这会儿，他有点生气，阿三把他吓了一跳。阿金气呼呼地去夺篮子，可阿三把篮子拎高了，往里一瞅：“哟，兔子！兔子肉香，杀兔子更有味儿，靠‘摔’！阿金，你是养还是吃？”

这倒把阿金问楞了。说实在的，他只想着要报仇，还没思量怎么安顿它俩呢，说了声：“随便。”

阿三一听“随便”，立刻作主了，连时间地点都安排妥了：“明天晚上到我家干吧！”

阿金点了点头。

二

阿金今天起晚了，于是他加快了一切工作的速度。结果，毛衣套反了；衬衫袖子缩在里面不见了；牙膏挤落在地上；洗脸盆里扔进了擦脚巾；稀饭溢在煤气灶上。阿金慌慌张张地在厨房里奔来奔去，一脚把扣在木盆上的篮子踢翻了，从木盆里一下子竖起四只毛茸茸的耳朵。他感到什么东西轻轻碰着他的腿。一低头，见木盆里露出一只白绒绒的兔爪爪，向他伸着，好象在讨东西吃。他随手在地上拾起几片烂菜帮子，送到木盆边上。白绒绒的爪子轻轻地试探性地碰碰，然

后就伸出一张白白的三瓣嘴，又伸出一张黑黑的三瓣嘴，两张嘴一动一动吃起来了。阿金看着看着，也咽了口唾沫，这才发觉自己该吃早饭了。他赶紧从煤气灶上去端锅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自鸣钟打了七点半。来不及了，阿金放下锅，放好了兔子，拎起书包就跑。

他刚跑进教室，就听见女生们叽叽喳喳乱叫唤，象捅了麻雀窝：一会儿要报告老师，一会儿要报告派出所。男生们大声说：“镇静！镇静！”可他们一点不镇静，奔来奔去，象热锅上的蚂蚁。阿金想笑，又不敢，只好死命咬紧嘴唇，结果从鼻子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音。这时他听到周明说：“一定是咱们班上的人偷的，外边的人怎么知道我们有兔子？”

教室里安静下来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忽然都害怕起来，谁也不说话了。有人回头望了阿金一眼，阿金定住神，瞪起眼珠子：“有什么好看？”

“看看不可以？你别心虚呀！”周明尖刻地说。

阿金硬起了脖子：“就不让看，就不让看！”

“就看就看就看！”周明使劲睁大眼睛，睁得额上鼓起三道抬头纹。

这时，小岚在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黑黑白白哪儿去了？它们有没有胡萝卜吃啊！”周明不响了，阿金忽然也感到很没劲，刚才那报仇得逞的高兴劲儿，不知

道跑到哪儿去了。

三

阿金的脚步声一响，黑黑白白就在木盆里动起来。他揭开篮子，两只兔子直往他怀里钻。“咦，它们认识我了！”阿金好奇地想。黑黑扒住阿金的肩膀立起来，伸出舌头在他脸上舔来舔去。白白却出其不意地啃住了阿金的手指头。阿金“哎哟”了一声，这才想起它们还一天没吃饭呢。阿金赶紧站起身，去找妈妈的菜篮子。黑黑白白紧紧跟在他后面，白白还咬住他的鞋带。“嘿！跟住我了。”阿金很得意，故意在厨房里走了两圈。黑黑白白缠着他，害得他不敢抬腿，好象拖着两团棉花球。他找到菜篮子，只翻出几片菜帮子，不知为什么，阿金叹了口气。

黑黑白白急不可待地吃着，粉红色的小舌头一吐一吐，甜甜地咂着嘴。吃着吃着抬起红眼珠望望阿金。阿金笑了，他伸出两个手指弹了弹那毛茸茸的长耳朵。

忽然，他后脑勺被什么弹了一下。是阿三来了。

阿三一手抓住白白，一手抓住黑黑往阿金怀里一塞，说：“走！”

阿金蹲着没动弹，忽然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：“不

去，我不爱吃兔子肉。”

阿三的两只小眼睛好象能穿透阿金的心，他慢吞吞地说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害怕。哼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象个小姑娘。”

“你才是小姑娘呢。”阿金象弹簧一样跳了起来，从阿三手里搂过黑黑、白白。黑黑白白长长软软的耳朵擦着阿金的脸蛋，痒痒的挺舒服。阿金忽然想到，等一会儿阿三要“摔”它们，是揪着这对耳朵摔吗？阿金犹豫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阿三回过头来，“舍不得啦？小气鬼，别忘了，上次我请你吃狗肉呢！”

“你才是小气鬼呢！谁说不去了？”

阿三家的厨房里，煤气炉上坐着一个特号钢精锅，满满的一锅水，噙声噙气地哼起来，翻着水花，腾起大团大团的白气，把个厨房遮得雾气蒙蒙。阿金想起他曾把一杯开水洒在手上，起了一个个大泡。这一大锅开水，要浇到黑黑白白身上，那……他不敢想下去了。

阿三里里外外地忙着，一会儿拿碗，一会儿拿盘，最后拿来一把菜刀。“你拿刀干吗？”阿金紧张地问。

“万一摔不死，还得靠这玩意儿。”他拿起刀来使劲地磨着，发出一种叫人牙根发酸的声音。

阿金想起妈妈讲过：牛听到磨刀声会掉眼泪；羊听到磨刀声会叫“妈妈”。那么兔子呢？看！黑黑白白在发抖。真的，索索地抖个不住。忽然，阿金大嚷一声：“我不吃兔子肉！”推开门抱着兔子就跑了。

阿金一口气跑回家，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好半天才平静下来。低头一看，黑黑白白已经在他怀里睡着了，它们的胸脯有节奏地一弹一弹，是心在跳。

他觉得无论被



阿三怎么看不起，可是换来了这两颗心的跳动，值得。他感到又轻松又幸福，好象扔掉了一样十分可怕、十分讨厌的东西，又好象捡到了一样十分珍贵、十分难得的宝贝。他紧紧抱着黑黑白白，久久不愿放下。

四

阿金走进教室，同学们都聚在周明位子上，头碰头在商量啥。一见阿金进来，就朝他转过身，默默地看着他。阿金装作看不见，径直朝自己座位走去。

周明走过来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“黑黑白白在哪里？”

阿金脸涨红了：“不知道！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”

周明镇静地说：“不知道就不知道，嚷什么？急什么？脸红什么？”

“上办公室去！”几个男生不由分说地上来拉阿金。阿金踢着脚挣扎着。无奈他们人多，已经被拖到门口了。这时候，小岚正好走进教室，一见这情形，惊慌地叫了起来：“别拉他！”

“他偷兔子，就拉他。”一个男生说。

“一定是他偷的。咱们班上只有他不参加养兔子，只有他恨兔子。他给兔子抹辣椒油，咱们批评他，他

就报复。”周明分析得有条有理。

小岚惶惑了，她没有那么充足的理由反驳周明。可她仍然固执地说：“阿金就是调皮捣蛋，不会偷兔子的，不会报复的。他没那么坏。”

“你也太好了！”周明讽刺地说。

这句话阿金倒也同意了。小岚的心肠是好！她对兔子都那么好，对人就更好了。他不由感激地看了小岚一眼。

就在这时候，他心里暗暗决定了一个计划。

放学了，阿金急急忙忙地跑出学校，直往小菜场奔去，菜场已经停止营业，只留下一地的菜皮。他转出菜场又去自由市场跑了一圈，也没看到他要的东西。有个老头对他说：“卖完了，明天早上有。”阿金一跺脚，明天，哪有明天啊！今天晚上就要……唉！妈妈早上给买早点的五分钱，在手心里都捏出汗了。阿金走到马路拐弯处，忽然眼睛一亮——那不是？金黄黄，红艳艳，又鲜又嫩的胡萝卜。阿金奔过去，挑了最大最红的两根胡萝卜。他要请黑黑白白美美地吃一顿，也算是送它们了。想到要送走它们，阿金心里隐隐地难受，他舍不得离开它们。可再一想小岚那牵肠挂肚的模样，同学们那着急伤心的模样，……阿金的心肠这两天不知怎么变软了。

他一手擎着胡萝卜走进厨房，急不可耐地叫着：“黑黑白白，黑黑白白！”向木盆奔去。可是木盆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黑黑白白呢？哪儿去啦？阿金张惶地又叫了声：“黑黑白白——”他的声音在空空荡荡的厨房里听起来，显得十分可怜。阿金扔下胡萝卜，满厨房地找起来。搬开坛坛罐罐，挪开桌子板凳，也没有黑黑白白。在靠门口的地上，只见洒落了一些黑黑白白的绒毛。是谁抓它们的？只有阿三才会。啊，阿三！周明说，小偷往往是最了解情况的人，最了解情况的是阿三，而且他老是想吃，……阿金不敢想下去了，他站起身就跑出门，向隔壁弄堂跑去。

阿三家的门关得紧紧的，阿金用拳头拚命地擂，没人出来开门。阿金冲着门缝往里瞧：一锅咕嘟咕嘟翻气泡的开水，一把明晃晃的菜刀，还有地上白绒绒的一团，黑绒绒的一团……阿金耳朵里“轰”地一声响，血液一下子涌上了头顶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了出来。

五

黑黑白白没有了，阿金也象丢了魂似的，书也看不下去，话也不愿说。

第二天早上，阿金拖着脚步走到学校，见走廊上

有几个同班同学向教室奔去，边跑边说：“快！黑黑白白来了。”

黑黑白白！阿金的精神一下子提起来了。它们跑回来了？啊！它们没死？也许它们迷了路，也许……不管怎样，反正它们回来了。它们受苦了吗？挨饿了吗？这一连串的念头在阿金脑子里闪电般闪过，他的心剧烈跳动起来，拔腿就朝教室跑。冲进教室，只见讲台上蹲着白绒绒的一团，黑绒绒的一团。阿金声音颤抖地叫道：“黑黑白白！”

周明把他挡住了：“你没带辣椒油吧？”

阿金咬紧牙齿，想揍周明一拳，可是他没动，他知道自己没权利和黑黑白白玩，他连根胡萝卜都没给它们吃过。然而他忍不住要抬起眼睛看它们。噢！阿金不由得用手揉了揉眼，黑黑白白变了，变小了，小了好多。白白，有点发黄；黑黑，有点发灰。阿金疑惑地抬起头望望小岚。

小岚说：“这是老师托人从乡下带来的。为了纪念丢失了的黑黑白白，也叫它俩黑黑白白。”

周明拉住阿金的手，恳切地说：“你真不知道黑黑白白在哪儿吗？要是它们在，咱们就有一个兔子家了。”阿金没说话，从周明手中抽出手，背转身，默默地向门口走去。

黑黑白白来了，原来的轮流值日表又开始循环周转起来。可是怪了，每天早上值日生都发现：兔房子已经打扫干净，有时，小门旁边还放着两根又红又鲜的胡萝卜。究竟是谁做的呢？到了第五天，轮到周明和小岚值班，他们天不亮就来了，躲在小房子后那一排红花绿树中，窥探着静悄悄的兔房子。

天越来越亮了，可月亮还伸着疲倦得发白的脸儿，不肯走开，好象要和他们一起弄个明白，又好象要告诉他们这里的秘密。

小园地的篱笆门开了，走进一个男生，是阿金。阿金拿起扫帚，利利索索地扫干净地。然后轻轻地打开门，伸手抱出黑黑白白，搂在怀里，掏出两根鲜嫩的胡萝卜，递到它俩嘴边。黑黑白白有滋有味地吃起来，香甜地“咂”着嘴。阿金轻轻抚摸着它们长长的毛，轻轻扯开它们打起结的绒毛。

周明看看小岚，小岚也看看周明。他们忍不住一步跨出去，异口同声地叫：“阿金！”阿金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，我没抹辣椒油。”

是的，黑黑白白在啃胡萝卜，又鲜又嫩的胡萝卜。周明说：“我冤枉你了，你原谅我吧。”

阿金摇摇头。周明以为他不肯原谅，睁大眼睛诚心诚意地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也喜欢它们，我就怀疑你，我

错了！”

阿金喉咙口哽了一团东西，咽了半天，才哑着嗓子说：“那黑黑白白是……”

小岚轻轻地说：“你喜欢它们，就参加养兔组好了。”

阿金没说话，他的肩膀抽动起来，大颗大颗的泪珠滚了下来，落在黑黑白白身上。